

# 蘊采含章—— 清代套色玻璃器及其域外迴響

■ 張湘雯

套色玻璃又稱套玻璃或套料玻璃，是一種在成形的單色玻璃胎體上套疊、堆貼不同色彩的玻璃漿料，或以吹製、模製複色胎體，結合碾磨、琢刻加工技法，創造出色澤層次與凸雕紋飾的玻璃工藝。在清代玻璃製作中，具有鮮明特色，不但應用於多類型清代宮廷器用，也曾跨越遠洋，在近代歐洲玻璃藝術發展中引發迴響，開啓多元融會的新風貌。

傳世清代宮廷套色玻璃品類豐富，以白地、無色透明居多，另有藍、綠、褐、黃、紅地等不同透明度之色地胎體，紋飾依器面形式，取形象物，呈現寓意不同的人物故事、四季花卉、祥禽瑞獸、吉祥文字等圖式。除製作為瓶、罐、水盛、鼻煙壺等容器，亦用之於手鐲、戒環佩飾及花插、如意、爐瓶三事香具、供具陳設。清光緒年間，金石書畫家趙之謙（1829-1884）曾於《勇盧閒話》中敘述用為鼻煙壺之套色玻璃的發展脈絡：

壺皆以五色玻璃為之，漁洋所稱白如水晶、紅如火齊者也。時天下大定，萬物殷富。工執藝事，咸求修尚。於是列素點絢，以文成章。更創新制，謂之曰套。套者，白受采也。先為之質，曰地。地則玻璃、車渠、珍珠。乃白色明玻璃，康熙中製有之，後不復見。其後尚明玻璃，微白，色若凝脂。或若霏雪，曰藕粉。套之色有紅有藍，漢軍閩研癖太守為余言，康熙間套紅藍壺，今僅存者，俗稱三十六天罡，希世珍也。余居京師近十年，見紅者二，藍者一，其言非虛。有

綠黑白。白者或藍綠地，或黑地，無紅地者。套藍有紅地，然不多見。更有兼套，曰二采、三采、四采、五采或重疊套，雕鏤皆精絕。康熙中所製，渾樸簡古，光照艷爛如異寶。乾隆以來，巧匠刻畫，遠過磨成。矩鑿所至，細入毫髮，捫之有稜。龍鳳盤螭，魚雁花草，山川彝鼎，千名百種，淵乎清妙。……<sup>1</sup>

其所描述康熙年間套紅、套藍玻璃製器，在傳世實物或相關史料記載中已蹤跡難覓。<sup>2</sup>但乾隆以降二色或二色以上的兼套、重疊套器物，絢素交映、饒富變化的色彩與圖案，仍可藉由存世實物略窺風貌。

根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之記載，乾隆三年（1738）曾研製具番花、夔龍紋樣的套紅玻璃雙管瓶。<sup>3</sup>乾隆六年（1741）後呈進套料玻璃器的色彩與形式更為多樣，胎地不僅限於涅白色，尚包括藍、綠、黃地，與綠套白、綠套紅，藍套紅、黃套紅等各式色彩組合，器形則有石榴瓶罇、蕉葉瓶、膽瓶、葫蘆花插、渣斗、

合歡罐、鼻煙壺等。乾隆十七年（1752）造辦處曾奉旨為大小二式二色（套紅、套藍）、三色、四色玻璃瓶一批照樣置辦配對。乾隆二十六年（1761）也曾在壽安宮陳設擺放配有木座之套紅、套藍玻璃爐瓶三式。<sup>4</sup>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月造辦處上呈所製套料玻璃瓶，隨後奉諭旨：「套色玻璃瓶嗣後每節著進二對，逢進時預先畫樣呈覽再做。」<sup>5</sup>可知瓶形套色玻璃器於此時成為造辦處歲時定例置辦呈進器類之一。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間（1776-1781）陸續呈進套紅、套藍瓶各數對，陳設於乾清宮養心殿及

奉三無私等處。<sup>6</sup>除定時常貢製作，套色玻璃器也頻繁見於乾隆年間賞賜周邊藩屬與勳貴臣僚的禮品。其中逐年賞賜西藏達賴喇嘛、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藏傳佛教上師與藏地貴族之各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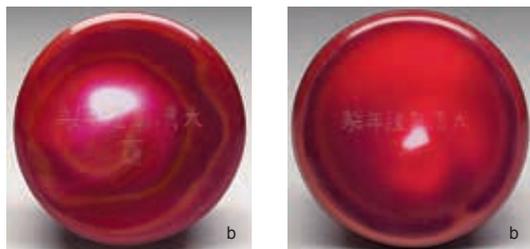


圖1 清 乾隆 a. 套紅玻璃花插 b. 底部款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a 北宋 汝窯 青瓷紙槌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清 康熙 釉裡紅夔鳳紙槌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b 南宋 青磁砧形瓶 東京梅澤記念館藏 取自根津美術館學藝部編，《南宋の青磁：宙をうつすうつわ》，東京：根津美術館，2010，頁34。

玻璃器品類繁多，而套色玻璃往往出現於最高級別之賞賚品中，可知為具代表性的珍貴物件。據各次交辦清單所列，製作形制涵蓋蒜頭瓶、撇口瓶、竹節瓶、雙連瓶、花瓶、紙槌瓶、石榴瓶、石榴罐、蓋碗、茶鍾、盃、麥斗、筆筒、五供等，樣式多元。用色則有套紅、套藍、套綠、套紫。衆多賞賚玻璃器物，包括各類套色玻璃是否仍在藏區寺院保存，值得進一步探究。清宮舊藏形制相近實物，則顯示此類製作之若干軌跡。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典藏中有四件套紅玻璃長頸瓶，清未曾存貯於紫禁城內永壽宮。其中兩件小口豐肩平底器為半透明白地套深紅玻璃（圖1），橢圓腹下緣外弛，底部斫平。口沿以下淺浮雕蕉葉、方勝、寶珠紋，腹部上下



圖3-1 9~10世紀 伊朗 切面刻紋玻璃瓶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images.metmuseum.org/CRDImages/is/original/DP120834.jp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0年8月6日。相近類型伊斯蘭玻璃器亦見於近年印尼爪哇井里汶外海沉船考古發現，參見Needell, Carolyn Swan. "Cirebon: Islamic Glass from a 10th Century Shipwreck in the Java Sea." *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60 (2018): 71, 75-77, Fig. 2, Figs. 8-10.



圖3-2 10~11世紀 伊朗 圓渦紋長頸玻璃瓶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images.metmuseum.org/CRDImages/is/original/DP240308.jp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0年8月6日。

琢刻回文、蓮瓣紋，中有轉枝花葉紋，部分紋飾邊緣仍可見琢刻所留痕跡。整體器形顯示與宋元以降長頸折肩碩腹平底槌形瓶類型（圖2），以及傳世及考古發現所見九至十一世紀直口斜肩橢圓腹伊斯蘭玻璃器式樣之流行有所淵源。

（圖3）清宮造辦處乾隆朝檔案中有若干「玻璃紙槌瓶」之相關記載，或可與此類器形對應。<sup>7</sup> 另二件白地套淡紅玻璃長頸瓶，均呈小口圓腹圈足造型。（圖4）白玻璃色如凝脂，頸、腹部琢刻紋飾工細勻整。勾雲、方勝、寶珠、蕉葉紋以及銜芝蟠螭、轉枝花葉紋之造型與呈色頗有近於雕漆之處。此四件底部均有「大清乾隆

年製」陰刻楷書款，並各附以「露」、「昆」、「來」、「周」千字文刻署，顯示原始製作當有系列歸屬脈絡。

康雍乾時期御用器物中，文房具向為帝王著意製作，品賞清玩的器類之一。雍正年間以至乾隆中期，玻璃廠曾多次承旨於年節活計或為帝王萬壽製作各色玻璃水盛。同類套色器則相對稀少，且多配以牙座呈進，顯見技術要求高於一般單色玻璃，質精量少，完成不易。<sup>8</sup> 故宮所藏一件曾存貯於景仁宮的〈套藍玻璃水盛〉（圖5），橢圓器身以瑩潤光潔的半透明白玻璃套疊不透明藍玻璃，形成對比分明的胎地與



a



b



b

圖4 清 乾隆 a. 套紅玻璃花插 b. 底部款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紋飾，腹部淺雕二隻身軀盤轉的螭虎，並有蝙蝠紋及圈點狀水珠紋穿插其間。口沿飾有窄藍邊，與器底滿覆之藍色渦漩水波紋相對應，口沿外側陰刻「乾隆年製」四字橫款。通體紋飾佈局

充滿動勢，雕琢工細。另一件原藏清宮養心殿的〈青玉蟠螭水盛〉（圖6），橢圓器腹外鏤雕三隻盤旋於器身，探首於口沿的小螭，據道光十九年（1839）清宮陳設檔案記載，此件玉雕水盛原收貯於養心殿後殿紫檀木雕博古箱百式件內，載錄品名為「青玉三喜水盛一件珊瑚匙」，<sup>9</sup>（圖7）滿飾於器底的水波紋及動物身形與此件頗為相近，但不同於玉雕，玻璃水盛跳脫天然



圖5 清 乾隆 a. 套藍玻璃水盛 b. 口沿刻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清 青玉蟠螭水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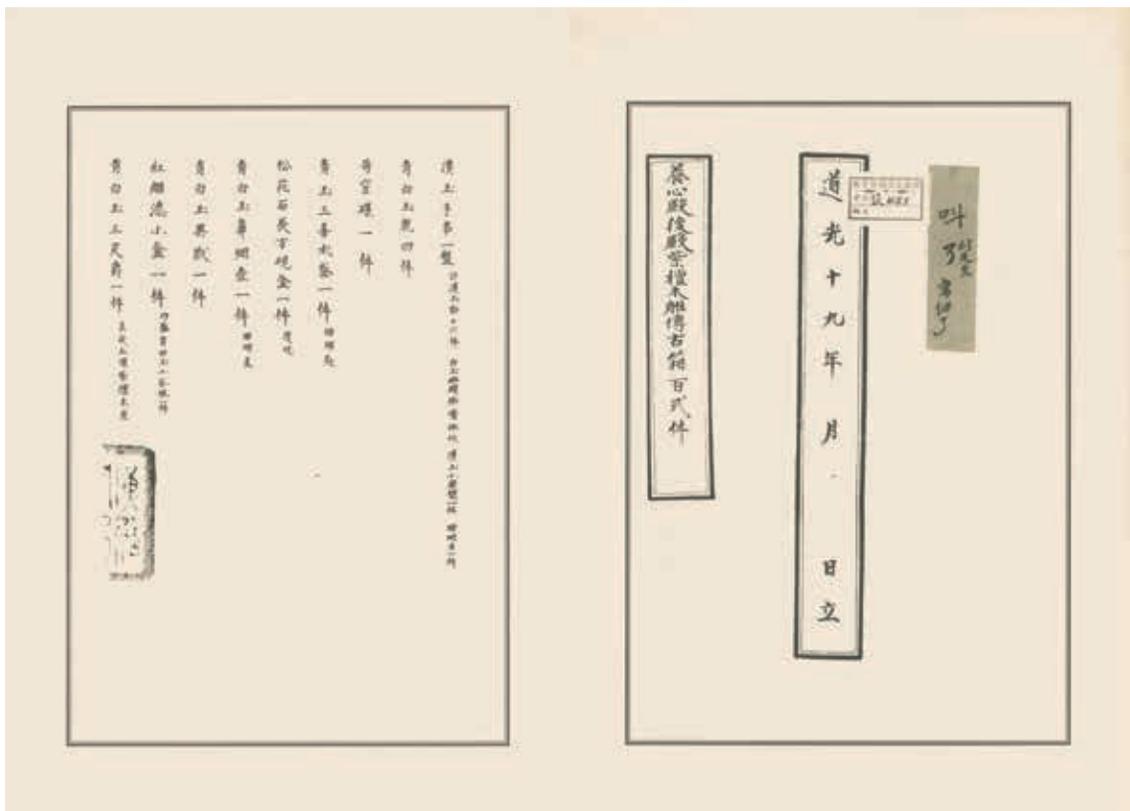


圖7 清 道光19年立 《養心殿後殿紫檀雕博古箱百式件》陳設檔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11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頁711、719。



圖8 〈青玉蠟螭水盛〉與〈套藍玻璃水盛〉底部紋飾

玉石質材色澤的限制，以層疊藍料刻畫迴旋流動的水波紋。（圖8）

整體成器之外，套色玻璃亦可用於鑲嵌。故宮藏紅木底座三鑲式如意（圖9），首部、腹部、趾部各鑲飾白地套紅玻璃嵌件。器座所附黃籤墨書顯示為吉和呈進。首部圓形嵌片琢刻蝙蝠雙桃，卍字綵帶，與壽山福海三組紋飾，寓意萬壽福祥，綿延永續。柄部橢圓形嵌片飾以蝙蝠銜磬及雙鯰魚，寓意福至瑞慶，年年有餘。趾部對應之圓形嵌片琢飾蝙蝠銜桃枝，意謂福壽雙全。柄部前後兩段各飾一組雙蝠捧壽。半透明玻璃胎體內密布氣泡，大小顆粒懸浮如同珠粒滿盈，有「珍珠地」之形容。遠觀則溟濛若天際霏雪，故亦有「霏雪地」之稱。胎體上的淺浮雕紋飾勻整清晰，紅白對映，層次分明。在清代材質多元，以鑲嵌作為裝飾的各型如意中，展現有別於寶石、珠玉構成立體紋飾的巧思。由套色紋飾中首尾呼應的壽意圖式，

以及吉和於杭州將軍任內奏報入京日程摺件檔案（圖10），此組製作精美的長柄如意可能為光緒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1835-1908）六十壽慶期間進獻之賀壽禮品。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中國產製的玻璃器隨著來華外交使節、商旅貿易活動，書刊圖像傳播以及歐美地區累次舉辦的世界博覽會（World Expositions）成為與絲綢、漆器、琺瑯器同為西方關注，特色顯著的工藝類別。十九世紀中期以降歐洲不同形態的收藏、展示、拍賣目錄中不乏有關清代中國單色玻璃器與套色玻璃器的載錄引介。例如1869年巴黎國際美術與工藝展覽會以「東方文物館」（Musée oriental）展出中、日、印度、波斯與近東地區文物，其中設有玻璃項目，展示內容包括若干形式不一的中國套色玻璃器。<sup>10</sup> 出版於萊比錫的裝飾藝術期刊《工藝美術誌》（Kunstgewerbeblatt）於1885年創刊號中登載專文介紹中國玻璃工藝的



圖9-1 清 光緒 紅木鑲套料福壽如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2 〈紅木鑲套料福壽如意〉局部 套紅玻璃鑲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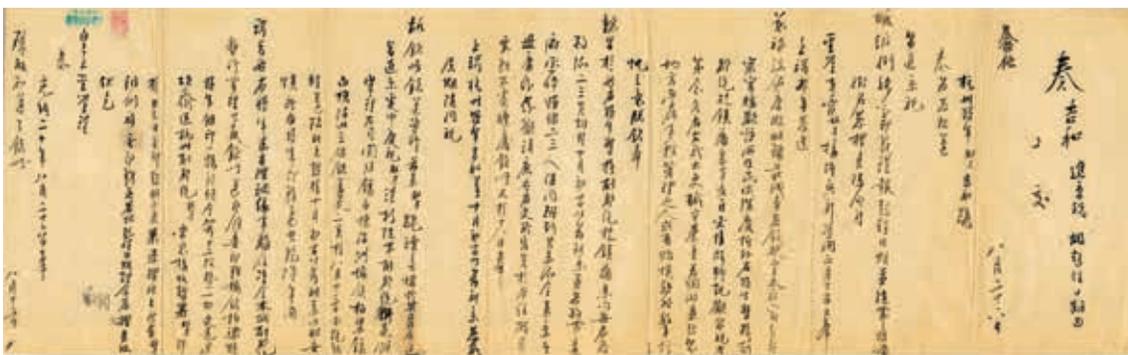


圖10 清 杭州將軍吉和 〈奏報進京祝嘏起程日期〉 光緒二十年8月13日 7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135684

若干面向，尤其是別具浮雕特色的套色玻璃。<sup>11</sup>  
 (圖 11) 在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葉歐洲興起的新藝術 (Art Nouveau) 浪潮中，法國玻璃藝術家艾米爾·加萊 (Emile Gallé, 1846-

1904) 也曾深受清代玻璃藝術風格的影響。加萊在 1867 年於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 (Exposition Universelle d'Art et d'Industrie) 中接觸參展的中國與日本工藝文物，也曾在 1871 年倫敦國際博



圖11-1 清 套色玻璃器及水波紋托座 Max von Brandt 舊藏 1885年萊比錫〈工藝美術誌〉插圖  
 取自 HathiTrust 數位圖書館資料庫：<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mn.31951000740528y&view=1up&seq=105&skin=2021>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1年8月4日。

圖11-2 清 套色玻璃鼻煙壺 Max von Brandt 舊藏 1885年萊比錫〈工藝美術誌〉插圖  
 取自 HathiTrust 數位圖書館資料庫：<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mn.31951000740528y&view=1up&seq=107&skin=2021>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1年8月4日。



圖12 約1890年 Emile Gallé 玻璃鼻煙壺手繪圖稿 據所書註記藍地套色器為 Siegfried Bing (1838-1905) 之收藏 取自 Charpentier, Françoise-Thérèse et al. eds. *Lettres pour l'art: correspondance 1882-1904 / Émile Gallé, Roger Marx*, 84.



圖13 Emile Gallé 帶環耳六方玻璃瓶設計圖稿 巴黎奧賽美術館藏 © RMN-Grand Palais (Musée d'Orsay) / Tony Querrec / 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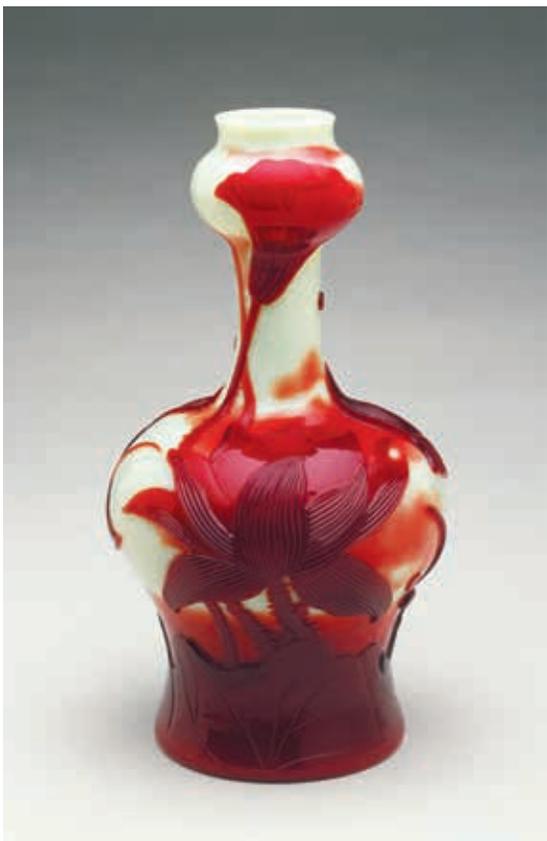


圖14-1 約1895~1900年 Emile Gallé 套紅玻璃蓮花紋瓶 休士頓美術館藏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Gift of J. Brian and Varina Eby, 73.141 造型呈蒜頭式小口束頸鼓腹形式



圖14-2 清 乾隆 青花花卉蒜頭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覽會（International Exhibition）期間參訪 South Kensington Museum（1899年更名為 Victoria & Albert Museum）的東亞藏品，更於1885年間赴柏林裝飾藝術博物館（Kunstgewerbemuseum Berlin）參觀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1835-1920）捐贈的中國文物，<sup>12</sup>對所見清代玻璃器的色彩、技法產生濃厚興趣，尤其是套色玻璃充滿生機的花鳥、動物紋飾，與浮雕光影立體感的呈現。由其繪製所見歐洲私人中國玻璃鼻煙壺藏品圖像（圖12），以及構思創作過程中的原始圖稿（圖13），<sup>13</sup>不難發現其對於東方文物特殊造型、紋樣與色

彩的細膩觀察，以及從中形成的延伸與轉化。例如由觚、鉢、渣斗形器、蒜頭瓶、葫蘆瓶衍生的容器式樣，以半透明、不透明白地為胎，以套色或繪飾產生如玉、如瓷帶有氤氳色調，融入寫生形態與律動感紋飾的玻璃作品。（圖14~17）

套色玻璃的歷史，在西方可溯至西元前一世紀至西元四世紀前後羅馬帝國時期以玻璃模仿色彩相間的條紋瑪瑙（sardonyx, onyx）石雕工藝，製作深色胎地，淺色紋飾的套色浮雕器物，傳世實物中諸多人物形像或神話故事場景嵌飾（圖18），以及各類容器，如大英博物館（The



圖15-1 1900年 Emile Gallé 花觚形套色玻璃瓶 杜塞道夫藝術博物館藏 Kunstpalast Düsseldorf, Glasmuseum Henrich, gift of Helmut Henrich (P 1977-33), photo: Horst Kolberg.



圖15-2 清 乾隆 仿鈞釉瓷海棠式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19世紀末~20世紀初 Emile Gallé 工坊 套色玻璃鉢形器 瑞典 Röhsska Museum藏 Photo: Frida Lönnberg / Röhsska museet



圖17 1750~1850年 套色玻璃盃 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取自該館網站：<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123814/waterpot-unknown/?carousel-image=2006BK0708>，檢索日期：2021年7月22日。



圖18-2 西元前1世紀末～西元1世紀初 套色浮雕玻璃殘片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images.metmuseum.org/CRDImages/gr/original/DP140695.jp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0年8月6日。



圖18-1 西元前2世紀 瑪瑙雕人物頭像嵌飾 J. Paul Getty Museum藏  
Digital image courtesy of the Getty's Open Content Program.  
取自該館網站：<http://www.getty.edu/art/collection/objects/10496/>，檢索日期：2020年8月24日。



圖18-3 西元前1世紀～西元1世紀 彩紋瑪瑙 (Sardonyx) 雕人物故事雙耳杯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Clio20攝 取自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p\\_of\\_the\\_Ptolemies](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p_of_the_Ptolemies) (CC BY-SA 3.0)，檢索日期：2020年8月6日。

British Museum) 藏〈深藍地套色浮雕玻璃雙耳瓶〉(又名 Portland Vase) 即為其中顯例。<sup>14</sup> (圖 19) 其後技術傳承長期湮沒，未見彰顯應用，至十九世紀初葉始在歐洲玻璃工坊中再度受到重視，加以探索與

復興。<sup>15</sup> 清代套料玻璃以淺色地為主，經套疊與分層琢刻，產生虛實掩映、相襯對比的視覺效果，則可能與玉石巧雕風尚有所關連。<sup>16</sup> 乾隆時期清宮檔案記錄中，屢屢可見呈進名為巧色玉石或二色瑪瑙、水晶器物，如花插、水盛、陳設器等類，當屬擷取天然材質表皮原有色斑或色塊相間的紋理加以巧雕，凸顯紋飾立體層次與像生質感的成品。其中不乏呈覽後納入時作上等、次等物件，或收入百什件存貯之例。從中不難發現造形、美感與套色玻璃若合符節的類型。<sup>17</sup> (圖 20～22)

清代套色玻璃工藝通過結合不同色澤與透明度的單色玻璃，加以雕刻琢磨，創造出獨具光影變化與紋飾層次的視覺效果。宮廷精良之作有賴一系列工匠分工完成，由清中期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記錄，玻璃廠內匠役三十餘人中，除窯匠、瓦匠、鏃匠、木匠、銼匠，尚包括玉匠、拉



圖19 約西元前15年~西元25年 深藍地套色浮雕玻璃雙耳瓶 (Portland Vase) 倫敦大英博物館藏 作者攝

花匠，可知胎體及表面附加紋飾之成形，與砑碾、雕琢等冷加工工序各有工匠專司其職。<sup>18</sup> 紋飾表現具備豐富可能性的套色玻璃，在清代宮廷與民間風行的鼻煙壺製作上亦從而得到多元應用的場域。<sup>19</sup> 清末筆記描述時下賞玩好尚謂：「貯鼻煙之壺，舊以五色玻璃為之，其後改用套料，且更有套至四五采者，雕鏤皆極精，以壺足題有『古月軒』字者為最著名。又其後則以美玉、寶石、水晶、象牙、瓷、黃楊木、椰等物

為之，然賞鑒家仍以舊製之玻璃者為上也。」<sup>20</sup> 足見精工之作，在物象雕鏤與呈色上意趣紛陳，正是《勇盧閒詰》論及套色玻璃品賞以「細入毫髮」、「淵乎清妙」、「地若冰雪」、屑珍寶為色「光采奪目」等語所形容的殊勝之處。

無論是陳設用瓶、尊、五供或文房、煙壺等小型用器，清代的套色玻璃製作展現結合多種不同工藝元素，持續延展材質特性的特質，並以其獨特風貌成為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

初葉受到西方關注的中國工藝類型，也透過以  
艾米爾·加萊為代表的玻璃藝術家之創意探  
索，開啓了中西交融藝術表現的新向度。

本文使用圖版，承休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 Houston）、杜塞道夫藝術博物館（Kunstpalast  
Düsseldorf, Glasmuseum Hentrich）、羅斯卡博物館  
（Röhsska Museum）惠予提供館藏數位影像，謹  
致謝忱。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退休助理研究員



圖20 清 瑪瑙福壽桃斝形水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1 清 瑪瑙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2 清 18~19世紀 深黃套雙色玻璃荷花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1 清 瑪瑙佩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2 清 乾隆 白套紅玻璃花蝶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釋：

1. (清)趙之謙，《勇盧閒話》，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光緒六年（1880）序〉，頁6-7。
2. 雍正年間清宮造辦處檔案中曾有製作套紅、套藍、套綠玻璃鼻煙壺（雍正二年〔1724〕）與套紅玻璃硯盒（雍正九年〔1731〕）之記錄：「二十八日做得年節活計，司庫常保等呈進，奉旨玻璃盤、法獅盤嗣後不必做成套的，只可做一二件。再套紅玻璃硯盒、高足玻璃盃與象牙雕刻帽架嗣後俱不必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造務府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1，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雜活件〉，頁333；冊5，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記事錄〉，頁54。由現存宮廷藏品類型推測，

- 此種硯盒可能係將套色玻璃嵌於盒蓋。另有「套紅玻璃缸」，參見張臨生，〈清朝的玻璃料器〉，《故宮文物月刊》，33期（1985.12），頁 11-12。
3. 此次製作呈進之初，頗得嘉賞。傳奉旨意謂：「所進大紅玻璃雙管瓶燒造得甚好，著勉力燒造一套。」同年七月呈覽繪有番花樣、夔龍花樣之套紅玻璃雙管瓶坯，八月依旨燒造完成套紅玻璃雙管瓶一件。《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珐瑯作〉，頁 511-512。
  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8，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珐瑯作〉，頁 854；冊 26，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記事錄〉，頁 633。
  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0，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記事錄〉，頁 307。
  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9，乾隆四十一年一月〈行文〉，頁 484-485。
  7. 例如乾隆十年（1745）為賞賜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策楞與使臣，配箱盛裝的物件中列有「翡翠玻璃紙搥瓶一對」、「藍玻璃紙搥瓶一對」。《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乾隆十年一月三十日〈皮作〉，頁 56。
  8. 《活計檔》記載中，呈進之套紅玻璃水盛，配以西牙座。乾隆七年呈進呆綠套藍玻璃水盛，亦承旨配牙座。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藍地套綠螭紋水盛，雙螭造型與此件稍異。
  9. 道光十九年陳設檔〈養心殿後殿紫檀雕博古箱百式件〉所列品目，見於朱寶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 11 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內廷西路·養心殿區〉，頁 719。
  10. 參見此次展覽展品目錄 Union centrale des Beaux-arts appliqués à l'industrie, *Catalogue du Musée Oriental: Exposition de 1869* (Paris: Siège de l'Union Centrale, 1869), 173-174。取自法國國家圖書館數位資料庫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9327445.texteImage>（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11 日）。
  11. Arthur Pabst, "Chinesische Glasarbeiten," *Kunstgewerbeblatt*, 1. Jg. (Leipzig: E. A. Seemann-Verlag, 1885): 40-45。取自海德堡大學圖書館數位資料庫 <https://digi.ub.uni-heidelberg.de/diglit/kunstgewerbeblatt>（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4 日）。
  12. Eva Schmitt, "Emile Gallé und die Chinesische Glassammlung im Kunstgewerbemuseum zu Berlin," *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53 (2011): 177-194。巴蘭德氏於光緒元年及十九年（1875-1893）任德國駐華公使，參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編，《清季中外使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40-41，取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庫 <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pleId=athdyIwswyewslw>（檢索日期：2021 年 8 月 6 日）。
  13. Françoise-Thérèse Charpentier, Georges Barbier-Ludwig, and Bernard Ponton eds., *Lettres pour l'art: correspondance 1882-1904 / Émile Gallé, Roger Marx* (Strasbourg: la Nuée bleue, 2006), 83-84。山根郁信，〈エミール・ガレと中国のガラス〉，收於土田ルリ子等編集，《ガレも愛した—清朝皇帝のガラス》（東京：サントリー美術館，2018），頁 14-20。
  14. 典型羅馬套色玻璃器多以半透明深藍玻璃為胎料，套白色紋飾，間亦有紫、綠、棕色胎地類型。參見 Kenneth Painter & David Whitehouse, "The Place of the Vase in Roman Glassmaking," *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32 (1990): 126。
  15. Hugh Tait, "The Renaissance Cameo-cut Vase and Its Antecedent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54 (1997): 108-125。David Whitehouse, *English Cameo Glass* (Corning: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1994), 7-10。
  16. Peter Hardie 曾嘗試比較歐美幾所博物館所藏清代套色玻璃器的胎質、紋飾加工、器底特徵，加以初步分類，並認為玉石雕刻與髹漆工藝對於套色玻璃的發展有所影響，見 Peter Hardie, "Origin of Chinese Overlay Glass," *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25 (1983): 231-237。
  17. 運用天然玉石材質原有色彩紋理，加以巧雕，凸顯紋飾立體層次或像生質感的巧色器物，在清宮檔案記錄中頗多用於花插、水盛、陳設器。如乾隆年間萬壽祝嘏、歲時節慶進呈物品中之巧色瑪瑙、二色瑪瑙瓶、罇、花插容器等，參見鐵源、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卷 2，〈乾隆十年年七月六日唐英進單〉，頁 362；卷 3，〈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范清進單〉，頁 92；卷 26，〈和碩誠親王允祕、福金進單〉，頁 175-176。另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活計檔》關於一件洋漆長方匣百什件的裝配記錄中載有一件「巧色瑪瑙虎葫蘆鼻煙壺」。《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3，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匣作〉，頁 794。
  18. 嘉慶四年（1799）十月造辦處〈各處各作各房蘇拉匠役花名數目總冊〉，參見吳兆清，〈清代造辦處的機構和匠役〉，《歷史檔案》，1991 年 4 期，頁 83-84。
  19. 刊印於嘉慶十九年（1814）之佚名〈都門竹枝詞·服用〉謂：「燒料煙壺運氣通，水晶瑪瑙命何窮，地需藕粉雕工好，才是當年老套紅。」見路工編選，《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頁 40-41。可知雕工精好，胎質若藕粉狀之套紅玻璃鼻煙壺在京師頗受時人珍賞。
  20. (清)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奢侈類》（北京：中華書局，1982），冊 7，〈德曉峰蓄鼻煙壺〉，頁 3296；德曉峰（德馨），光緒年間曾任江西巡撫，參見沃丘仲子（費行簡），〈官吏〉，《近代名人小傳》（上海：崇文書局，1918），頁 77，取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數位資料庫 <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bookimage.php?book=60&uuiid=7B84642C-F821-4271-2ED0-72106551909D>（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29 日）。